

朱子晚年全論

朱子晚年全論
卷之四
四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安溪李光燠校

答潘子善三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進步。則可見矣。

忌先立標準。卽陸子所謂不可先立定本也。朱子至是始從其說。答子善第二書。卽及告老。此第三。當更在後。

答潘子善五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

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所示數條。今各奉答。可更詳之。所論孟子大學說正心處。不知教仲如何說。如何是二說相似處。如何是此四者心便不正。可更扣之。須盡彼說。方可判斷。未可更以己意障斷他人話頭。純仁可念。此間方爲季通遠。謫作惡。忽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季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毀。要箒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尤不免遭此厄會。况如我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倡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此書後半語及季通請成。蓋朱子最晚年也。然所論以提

斯省覺爲工夫。不及於章句。陸子與諸葛誠之書云。古人不自滿假。克自抑畏。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取善求益。如恐不及者。乃其踐履之常也。誠若此者。非如桎梏陷阱然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大學言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其辨也。說存心處卽是踐履。視此書更覺親切。亦不但畧綽提撕已也。然謂省覺便是工夫。則大指固已相合。

答潘子善

所論爲學工夫亦甚穩密。尤以爲喜。更切勉力。乃所望也。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懇。自可愛敬。而其論議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正不必徒爲嘵嘵也。

敬仲議論。有失之過高者。然朱子謂其人自可愛敬。彼陳建輩一無所知。乃敢肆無忌憚。何耶。

答潘子善七

所喻主一功夫甚善。千萬更加勉力爲佳。書說今宜報去。去歲卷子。八月間已寄往黃巖矣。不知何故未到。然大抵看得似皆疎淺。更且玩索其間曲折意味。方有得力處也。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學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爲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功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公食禮至今未寄來。已報恭叔致道趣之矣。子約之亡。深可傷痛。此間蔡季通亦死。貶所尤可惜。目前便覺無人說得話也。

呂蔡之卒，朱子年已七十，此書重主一功夫，又謂學禮頭緒多，不令遽學，皆去支離而趨易簡，又謂學春秋未要穿鑿說道理，亦與從前專事訓詁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二

收斂之喻，足見信道之勇，然須博約相資，方有進步處，而讀書之法，又只是要專，一久自見功，難以歲月期速效也。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間，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搜索不到處，因暇試爲追記前日所論，便中示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喻，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併取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

玉山講義在紹熙五年作朱子時年六十五歲此書首取收斂之說卽所謂求放心也又謂讀書貴專久自見功與陸子教朱濟道讀書謂不可強探力索久之自通意正相同。

答林德久三

殿記正以病思昏塞不能有所發明爲愧斯遠書來疑一兩處已報之矣恐更有未安且更商量未可便入石也彭書荷畱意此公之去深爲可惜今外廷尙得諸人扶持未至甚有過事但本根之慮外間無由知其深淺令人憂歎耳所喻日用功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

理亦無它。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彭之去。指龜年。蓋慶元元年。朱子年六十六歲時也。存心之論親切。窮理就遇事理會言。亦與陸子所謂人情事勢上用功意相合。與從前專倚書冊之見不同。

答林德久

五

新齋雖就。而竹木未成。陰學者居之多不安。然今歲適有科舉之累。來者亦無多人。又病中無氣力。不能與人劇論。甚覺負其來意也。疑義兩紙。各已奉報。鬼神之說。只且如此。涵泳聖賢諸說。久自分明。不必穿鑿彊作見解也。持敬之云。誠如所喻。此是最緊切處。大病之餘。又苦目昏。讀書不得兀坐。終

日於此甚有味也。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德修王丈逝去甚可惜，雖其所講未甚精到，然樸厚誠實，今亦難得此等人也。新齋指竹林精舍也。涵泳諸說久自分明，與陸子論讀書謂優游諷詠使之浹洽，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意正相同，讀書不得兀坐有味，卽以求放心爲學問也。

答林德久六

所示疑義各附鄙說於其後，近覺向來所論於原本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記發此意，欲寫奉寄，以斯遠亟欲附家報，未能辨，俟後便也。中庸章句已刻成，尙欲修一兩處，以或問未能，亦未欲出，次第更一兩月可了，大抵日困應接。

不得專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費力耐，不知天意如何，且畱得一隻眼，了些文字，以遺後來，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頗侵右目矣。

爲福州學官作一記，蓋福州學經史閣記也。記作於紹熙四年。朱子年六十四，其說與陸子之論全相合。信乎晚年定論之善也。記文見後。

德久問云：伊川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而先生盡心第一章，以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如孟子教人，皆從心上用功。不知先自知性始，當從何處實下工夫，敢告指教。

答云：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卽操存。求

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卽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大全集所載。與林德久第四第五書。俱及新齋竹木。蓋與門人講學竹林精舍時。朱子年六十九矣。此第六書也。然以存心爲學者初用力處。與陽明先生之解同。而與今集註異。則集註定本。固有未及改正者也。其與德久第八書。卽說到黨禁事。蓋確爲晚年之語。

答林德久七

別紙所論敬爲求仁之要。此論甚善。所謂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爲得之耳。顏子不改其樂。是它功夫到後。自有樂處。與

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壽樂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効驗。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親切活絡。更宜涵養玩索。更於仁智實處下工夫。則久當自見矣。酉室所聞。未見全書。恐是陳長方所記。此只有震澤記善錄。乃淮郡印本。想已有之。其間議論亦多可疑也。

自有樂處。亦說得不分明。孔顏樂處。只是作德心逸日休。能樂天而知命耳。凡作含混語。徒生後學之疑。然教以涵養玩索。與治心之學相合。

答林德久九

待次閑中。足得爲學。未爲失計。要之仕宦只合從選部。注擬是家常茶飯。今人干堂慣了。不覺其非。故有志之士亦不免俯首其間。爲人所前却。此可爲後來之戒也。無事靜坐。有事

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功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疑義已畧用己意說釋其後恐有未安更望反復大抵似用意未精敲嚼可破也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

所云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與陸子教人求放心之說合吳伯豐卒在慶元三年朱子年六十八矣

答嚴時亨二

問目各已批出請更詳之禮書近方畧成綱目但疏義雜書

中功夫尙多，不知餘年能了此事否。當時若得時亨諸友在，近相助，當亦汗青有期。浙中朋友數人，亦知首尾，亦苦不得相聚，未有見日，千萬自愛，更於義理切身處著實進得一步，則所以守此身者不待勉而固矣。

修禮書是最晚年事，而所以教時亨者，止令於義理切身處實進一步，已盡改從前務博之意矣。

答曾景建一

辱書，文詞通暢，筆力快健，蔚然有先世遺法，三復令人聲不
不倦，所論讀書求道之意，亦爲不失其正，所詆近世空無簡
便之弊，又皆中其要害，亦非常人見識所能到也。然文字之
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
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

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鄙見如此，幸試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甚幸甚幸。錄示先大父司直公所記龜山先生語，前此所未見，然以其它語推之，知其誠出於龜山無疑也。所示佳篇。

句法高簡，亦非世俗所及。然憤世太過，恐非遜言之道。千萬謹之，尤所願望。

此書所論，分明先德性而後問學，重簡易而戒支離。全用陸子之說，考其年歲，則書中及龜山語，與第四書同，而第三第四第五三書，皆及季通貶謫事。蓋朱子是年六十九歲矣，指本心講端緒，有以此二語譏傅子淵者，然此乃孟子之說，不可議也。

答曾景建二

便中辱書，備知向來偏參反求始末，而又深以主一窮理得所歸宿爲喜。比日秋清，計所履益佳勝，從事於斯，亦當益有味矣。然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易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

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未免如向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示及與樂君書甚善。不知渠以爲如何。今人亦未說到此。異端之弊。自是已分上。差却入路。欠却功夫。其迷溺者。固無足道。其慨然以攘斥爲己任者。又未免有外貪內虛之患。亦徒爲譎譎而已。若之何。而能喻諸人哉。幸更思之。若於己分上。眞實下得切己功夫。則於此等。亦有所不暇矣。

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主一之功。常切提撕。窮理之事。不須貪多。分明全合於陸子之說。

答曾景建 四

前此辱書。蔡季通行。曾附數字奉報矣。所論主一之功甚善。

但讀書須更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意尋箇明白處去。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先德所抄龜山語。以它書攷之。不安。然却不及向來所記雜說數條。必是又有李蕭遠所定也。所問兩條三省事。鄙意正如此。後段之云。亦可謂怪論矣。今既知其繆。便直置之。不須與辨。且自理會。已分功夫可也。科舉之學。在賢者爲餘事。但公家自有文章。太宗師。何故不學。而學它人不好處。一向如此。不惟議論不正。當併與文章亦成澆薄無餘味矣。爾雅未暇細看。然此等亦未須閑費目力也。

以主一之功爲善。又謂讀書只依文義。尋明白處去。而戒其極力苦思。與陸子教人讀書。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諷詠淡洽。久當渙然。不可強探力索等語。全相合。季

通之行。卽謫道州時也。

答張元德 治一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若如所論。則所謂靜者。別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而可乎。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讀書務少不務多。已趨簡易之教矣。元德以日酉歲始從

學見別集與項伯元書是年朱子年已六十凡與元德書皆係晚年謂大學近多改定又恨論孟出之太早不知今之行世者是改本抑是原本也

答張元德二

示喻欲來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閑過了誠可惜耳所示諸說似未尋著縫罅雖已各注其後然只如此講學恐未有深益也名齋之意甚善然著實用功不須如此安立標榜處雖亦未有大害然亦便見用心淺處若實做得功夫是當自無暇及此等不急之務也大學近已刊行今附去一本雖未是定本然亦稍勝於舊也臨漳四子四經各往

一本其後各有跋語可見讀之之法請詳之。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爲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此書不作矣。正爲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畧。所以不得已而作。孔氏雜說寫了多時。今附還。其間多是抄出江鄰幾嘉祐雜志也。

著實用功。不須安立標榜。俱與陸子之教合。稱臨漳四子云云。蓋守漳舊刻之書。守漳時已六十一。此書則又在後。

答張元德四

衡陽之訃。想已聞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閑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

懼而賢者乃以勸彭丈何也。燕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穿貫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畧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地也。

詳故
密故

讀之書。經文注脚。記得首尾通貫。浹洽。方有可玩繹處。如其

不然。泛觀雜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胸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爲不多。然真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爲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字。而無一言可以的當。與介甫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爲非。排介父者。便以爲是。所以徒爲競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

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未易究。

衡陽之計，謂趙丞相卒於永州，時朱子六十七歲矣，語重收心，而戒泛論雜觀，全合於陸子。其論荆公甚爲平允，與陸子荆公祠堂記無異。

答張元德六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厯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

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剩了。又以毛公說詩爲有
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却不就孟
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便一鄉
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
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理會如何是義。却
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與義同異如何。如何又要氣來配
它。配字又是何意。適檢集註說得儘分明
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卽
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冲淡氣象亦在其中。初非
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
却恐不免眞爲擊拳豎拂者所笑矣。其它所論時習率性慮
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可且理會此配義與道
令分明。便中早報及也。

元德以朱子晚年從學，今又與呂子約說書，則子約請江西時，朱子年六十九矣。此書以說書爲無益，與從前責陸子不講學之說判然不同。

答張元德七

元德問云：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答云：語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叅攷集註，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朱子自云：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而後人一字不敢致疑，何耶。

答甘吉甫

此間爲况。幸亦如常。但朋友自不敢住。多已引去。亦隨時之義也。所示之說。今却附還。大抵看得未甚浹洽。言多窒礙。且宜少讀。而益加潛心。反復玩味之功也。

朋友不敢住。自是黨禁之時。以少讀書爲宜。而益加潛心玩味。合於陸子。

答王晉輔

規

一

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晉輔從朱子學時。呂子約已沒矣。子約先朱子一歲卒。蓋朱子最晚年也。然所與晉輔數書。俱與陸子之教合。

答王晉輔

三

自去秋冬、及此開正、三辱枉書、皆無便可報、無疑人來、又承
惠問、尤以爲慰、訊後已復改歲、遠惟感時追慕、孝履支勝、烹
病益深、無可言者、前書所論、告子之說、此等議論、不須置意
中、亦不須容易與之辨論、且只自家理會聖賢之所已言、而
求其旨意之所在、久之精熟、自然見得是非、不著問人矣、大
學已領、便中却欲更求十數本、可以分及同志也、太極西銘、
切不須廣、蓋世間已自有本、爲此冗長、無益於事、或能相累
耳、徐侍郎所欲鏤板之書、恨未之見、然此等亦不必看、徒亂
人耳、且著實向裏就切近明白實處理會、便不誤人也、此間
諸書南康板成後、亦無甚人修改處、不知有黑點者是何本
也、只看其間有大同小異處、子細咨問季章、叅攷得失、便自
見得、若有所疑、切冀見諭、當爲契勘奉報也、南軒之書、多未

斷手而不幸卽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如大愚之說、兼看亦佳、但其規模亦太濶遠、不若且就本經文義上爛熟咀嚼之爲愈也、無疑人到多日、偶以雪寒不能作書、而其人不能久候、口占布此、殊不盡意、正遠、千萬節哀自愛、

曾無疑問學在朱子六十九歲、此書言無疑人到、自是晚年、戒其辨論、而勉其著實向裏、全與陸子之教合。

答王晉輔四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

縱爲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但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所喻鄙文。何乃爲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子約泉下。朱子已七十矣。所以教晉輔者。全與陸子說合。

答杜仁仲良仲一

自頃聞昆仲之名，而願得一見，久矣。中間僅得識良仲之面，而於仁仲尚復差池。至今爲恨。茲者乃承不鄙致問，許以來辱，此意厚矣。然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間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願益勉旃，以副此望。異時有以自得之，則雖相望之遠，亦不異於合堂同席而居矣。

答杜仁仲二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久當自得耳。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

照納不二。其說甚備。可試考之。人心道心不能無異。亦是如此。然亦不須致疑。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處耳。魂魄之說。極詳密矣。文叔書中亦論此。已答之。可取一觀。來喻得失。亦已具在其中也。

第一書謂理義不外吾身。卽陸子所謂目自明耳自聰。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也。第二書謂操存舍亡外無著力處。卽陸子所主求放心先立乎大也。朱子與杜貫道書。謂致道歸草草附此。但賢者與良仲仁仲未得一見。按趙致道爲朱子孫婿。事朱子最晚年。而致道歸時。尙未見三杜。則仁仲事朱子。必尤晚矣。

答杜仁仲三

得文叔書。具道才質之美。恨未一見。茲辱惠書。喜聞比日所

獲佳勝。示喻爲學之意甚善。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千萬勉旃。少副所望。

陸子謂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朱子初不然其說。至是乃合一矣。文叔亦晚年問學者。

答杜仁仲

四

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亦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亦是此意也。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更宜思之。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卽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卽隨生隨死。皆有所處。

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觀此書首一段，則知中庸章句分靜存動察之誤，而慎獨之功，無時不然矣。如此解朝聞夕死甚是。不知集註何以只作生順死安說。

答杜仁仲五

良仲前書所論數條皆善，但更勉力研究玩味，久之自然見處明白。踐履從容，不費安排。仁仲蓋有意於切問近思之學者，然亦便如此不得，更須博之以文，始有進步處耳。

五書俱鞭迫向裏，與陸子合。惟此書有博文之訓，似乎小異，博文固不可廢，但不知以何者爲文，又如何博之耳。

答杜貫道

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

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守亦不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散漫。即便提撕。卽自常在此矣。

貫道從學最晚。提撕之說合於求放心。

答李晦叔二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功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見得別是一物。始得不可混并說也。江楙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切涵養爲佳耳。

纔說性便與氣合。講性字最透。明道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不爲虛說。更切涵養。合於陸子教人之法。

答李晦叔三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會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它物方有得力處耳。所問祭禮。各以所見報去。可更詳之。聞戶曹多學禮說。唐人議論。可試扣之。可檢看也。江法椽清苦力學。不可多得。人之所見。要亦未能盡同。但偏執不通。輕於述作。此爲大不便耳。

持敬讀書只是一事。則尊德性道問學。不分爲二。合於陸子之說矣。晦叔南康人。自是朱子作守時始從學。書問往來。又當在後。其爲晚年無疑。

答李晦叔六

晦叔問云、輝髮者因舉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兩句、竊意謂與東萊所謂操存則氣血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正是此意、先生批誨云、此說是也、然不必作兩句看、輝因思之、未見有重疊處、

答云、此等處只是閑說、不須著力、更下注脚、枉費心力、

又云、先生又批誨云、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輝竊謂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輝久而未喻、近者看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批誨之意、正是謂已存者設、若心不能無放、則固不可不操、但太著意安排、是助長

也。未審先生以爲如何。

答云、此是至親切處、龜山之說、亦不謂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功夫接續、不令間斷耳。

又問云、輝竊嘗謂學者、却須常常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毋使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方寸之間、自有主宰、不致散漫走作、而虛靈洞徹之本體、則又須是日與義理相親、克去己私、然後心之本體、可得而識。

答云、罷却許多閑安排、除却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脚。

罷却閑安排、除却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全是陸子之教。

答余國秀

宋傑

一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册。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

余李同作問册。蓋國秀與李敬子同時從學也。敬子以紹熙二年從學。朱子年六十二矣。而此書所答。與陸子說全相同。

答李繼善

孝述

一

前此雖未識面、然辱惠書、知託事契、而來書所喻、辭氣激昂、意象懇確、三復竦然、竊喜公家後來之秀、世不乏人也、所喻數條、已得用力之端、此事無它巧、但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反復純熟、自當別有見處、無假它求也。

文定事朱子最晚、繼善又文定從子、必尤晚矣、而所以告繼善者、與陸子之說合、就已用力處、更著功夫、自當有見、不待它求、異於專事讀書講論者矣。

答李繼善

二

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於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教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

不容盡布。

戒思索之過。而重踐履涵養。合於陸子。

答李繼善

中間并慘。諒不易堪。所示條目。悉已奉報矣。幸更叅攷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厲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敬子每稱云云。知繼善從學。在文定之後。然所謂天所賦予。不外此心。知心學之重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閑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爲真有所歸宿耳。

此書雖係答道士之言，然畧書册而重心學，甚爲切己。答陳道士亦然。

與晏亞夫

淵

一

烹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罷。罷前一日，透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修亦罷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夔州江教授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談，唯千萬修德自愛而已。

劉德修以黨禁罷官，此朱子最晚年事。書中所論，亦重心學。蓋晚年全合於陸子也。

答葉仁父

他喻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爲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尙可以勉。而亦未爲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

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禁僞是最晚之年，書中所云，合於陸子鹿洞義利之辯。及答童伯虞書意。

答孫敬甫三

烹歸來粗遣，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盲廢，不可觀書，頗以爲撓耳。示喻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謾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趙師，斯主簿者，尤佳，宣城亦有可與共

學者否耶。

辭職請老，俱是最晚年事。所論重敬，甚爲切己。大學改本，仍自謂多未親切。不知今行世者，是何本也。

答孫敬甫四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寧息之期。賤迹蓋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吾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避也。所喻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爲主。所居旣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槩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

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起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爲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意如此，今不盡記其語矣。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

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其陋，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偶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曠目扼腕，而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縷縷，切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間，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曠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

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楮券。適無餘詩及中庸乃買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閱翻閱也。毀板事近復差緩。未知何謂。然進卷之毀不可謂無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毀者抑其外耳。所詢蔭補事實難處。然官年實年之說。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實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滿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審之於省曹否耶。

朱子晚年爲學與所以教人皆用陸子之說。而其議論則詆之不已。蓋勝心之爲害如此。既云其徒傳習亦能修其身。齊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又云宗旨本自禪學。吾不知吾儒之學修身齊家及政事之外更有何事。又不知禪學之外人倫者亦能修身齊家施於政事否。此等議論蓋不

待辯析。而人人能知其得失者也。陸子存日。則服其表裏。如一。實有以過人者。及其既歿。則誣其爲自欺欺人。以吾觀之。陸子毫無欺處。而用其言。而誣其人。正恐自欺欺人。不在陸子也。朱子生平。素妙喜。師惟可。奠黃檗。沈潛於禪學。陸子生平。與僧道。從不假借。亦從無沾染。乃必深文曲筆。坐以禪學。是誣娶寡女者。搗婦翁也。此吾平心之論。學者第取兩家全集讀之。即可知其孰爲禪。孰爲非禪。至於指本心。談端緒。孟子之教也。此有何病。顧目扼腕。奮髯切齒。特子淵輩言之過激耳。臬老語。在張子韶。或用之。未可知。若以譏陸子。則毫無干涉也。然教教甫日用之間。厚自涵養。不然。則皆爲空言。皆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非朱子從前所以教人。先以讀書講論爲窮理之法也。所謂其

論則冰炭不相入。其學則符節相合。詎不信夫。

答孫仁甫自任

一

未見顏色，辱書甚寵。豈以賢兄嘗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廢。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惟其講者愈衆，而道愈廢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佛老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廢也，不亦宜乎。賢

兄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俛俛也。便還，病倦草草。

仁甫爲敬甫之弟，敬甫諸書，俱在黨禁時，仁甫因兄問學，必尤在晚年矣。然所論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教人，不過保養發揮，皆全用陸子之說也。

答孫仁甫二

奉告反復其辭，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告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爲入德之階矣。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

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只如所問舜及東漢二事。想亦出於一時信筆之所及。非思之不得。積其憤悱而後發也。所與子約書。曾得其報否。不知其說云何。後便畧報及也。

論讀書窮理。及操存持守處。皆與陸子合。陸子全書具在。可考也。

答余正甫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嘆。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况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功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脇之曰。是不可同。同卽且爲荆舒以禍天下。則僕尙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僮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孔子言一以貫之。孟子言道一而已。周子言一爲要。陸子

言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而朱子每譏陸子。謂子靜只要人求個一。今此書乃謂天下之理。其歸則一。豈非至是而乃悟耶。答正甫第二三書。卽及編禮書。第四書。卽云無狀黜削。皆最晚年也。

答鞏仲至二

熹衰病拘攣。日甚一日。死生長短。本所不計。但未死之前。轉動不得。亦令人無况耳。告老之章。州郡未肯騰奏。雖荷其見憐。不欲便觸禍機。然鄙心已決。無所復顧。爲此宿留。令人腹煩耳。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其樞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叔昌老不長進。亦是前日向。外意多脚根。

不牢。實耳。輕爽。筆瓢之句。令人深省。願未知真樂所在。則欲不棄。而不可得。此須別有箇著力處。乃足恃耳。

告老之章。係六十九歲所上。七十歲始得請。今及子約。極則七十歲矣。書中言叔昌向外意多。脚根不牢。蓋晚年之論。皆近裏著己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此書所論亦允。陸子以癸卯年冬遷勅局。刪定官。至丙午。

冬始遷監丞。此書稱刪定。蓋甲辰乙巳年間書。朱子年五十五歲。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首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功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湖南諸公。蓋皆南軒門人。南軒既歿。而朱子與其門人講論。亦晚年事也。平日涵養。卽所謂先立乎大。卽所謂求其放心。然進學在致知。謂進之當知其有序耳。故不曰爲學。曰進學。卽大學所謂知本卽知之至也。朱子誤以窮至事物之理爲致知。於程子進字未及分明。因自謂竊程子之意以作補傳。不知伊川之意。並不如是。若明道先生。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矣。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纔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此書專論敬。亦心學也。孟子所謂先立乎大。何以立之。亦敬而已矣。題依小註作與余正父。則亦晚年之論。蓋正父乃同編禮書者也。

答或人八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流深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閑放未死。當更於閑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

然有含蓄耳。

欲得數年未死。又云恐無此日。自是晚年引和靖言講解之陋。謂近方見得此意。已異於舊說。而合於陸子矣。

答或人十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誠敬固非窮理不能。然一向如此牽連說過前頭。却恐蹉過脚下工夫也。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

謂一向牽連說窮理。恐蹉過脚下功夫。合於陸子踐履之

教謂博文非讀多取勝、合於陸子支離之戒、此或人十條、若依題註、作答劉公度、則亦晚年之論、蓋公度爲子澄輩、從因子澄而來學者也、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爲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街衢之嫌、而緩於請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浼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爲道而來、若以自附爲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屑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

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爲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卽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蠡心看不得，乍看極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僭易及之，千萬照亮。

來書以不得卒業湖湘爲恨，自是南軒旣卒，朱子五十歲以後之論，書中因公度專言主敬，故進之以窮理講學，然

講明與踐履。固亦陸子所並重也。

答或人

示喻爲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揜眉弩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揜眉弩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以心爲萬事根本。已合於陸子之解。揜眉云云。似指傅子淵。然陸子之教。講明踐履。乃其兩大綱。正與此書所云相合。卽其門下士。亦皆兢兢於此。故人人能自立。並非徒倚揜眉云云也。此亦五十六七歲時作。

玉山講義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教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於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

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異同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

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情性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

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琪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

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贊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昏

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

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於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於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曾參見端明汪

公見其自少，卽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識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尙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於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於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所聞，寸長片善，皆可師法。而况於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司馬忠潔之孫，爲玉山令，據朱子跋忠潔公二帖，則紹熙

五年也。是年朱子年六十五，以仲冬之月過玉山，蓋寧宗卽位，由長沙被召而過此也。此講義確爲晚年，而歸重於道性善、尊德性，與陸子之教合，惟辭繁不殺，不及鹿洞講義之簡明親切耳。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七終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壽光董思恭校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

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賢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

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網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己酉歲。朱子年六十。而所以序中庸者。悉本於心學。然則以心學疑陸王者。可以悟矣。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也。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

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壁，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修矣，然尙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烹竊惟國家敦學之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而有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

爲之書其所聞于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輕重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畧不論著云是年歲在元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宣教郎直秘閣朱熹記

此記以學爲身心固有而記誦文辭則非所急固已盡合於陸子之說矣元默攝提格歲在壬寅也是歲朱子五十

三歲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某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

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修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蓋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狗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狗。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闐。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

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數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若必欲窮事物之理。恐非人人所能。然謂聖賢之學。非有難知難行之事。則漸趨於易簡矣。先行後知。亦合於陸子重踐履之意。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蓋已聞陸子義利之說。而引伸言之也。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于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

智以馳騫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繼。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疾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

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烈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原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旣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倦倦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旣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

成周侯之志，是以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興作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此記論周子之學，平正通達，不規規於窮理格物之說。是年朱子五十四歲。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

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縣郡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詡、管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虛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

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

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朱子論學務必先以窮理格物。若此記末四語。得中庸本旨。無支離之病矣。是朱子年五十有八。其論學校科舉之弊。使人見利而不見義。亦因陸子白鹿洞講義而推言之也。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爲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而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

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爲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卒吏植立庭中。如土木偶。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尙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爲邱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畱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嘆。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

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卽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首提玩物喪志一段，將上蔡愧悔神情曲折寫出。朱子於是蓋深信博洽講貫之不足以言學矣。

常州宜興縣學記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迪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又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

自今明府之來，卽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給其費，乃稍葺其所甚敝，亟補其所甚缺，且籍閒田五千畝，以豐其廩，斥長橋，餼金歲入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師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論，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指，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字之外者。於是縣人學子，知所鄉慕，至於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更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之內外，煥然一新，堂塗門廡，靡不嚴備，象設禮器，皆應圖法，蓋高君之於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材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之悉書之，以告來者於無窮，則諸生之望。

也。子頃得高君於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於人者，又有成效如此，固已樂爲之書矣。而况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興起，皆知從事於古人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則又予之所深歎而尤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考焉。抑高君之於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羨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於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慶元元年春三月庚申，朝請郎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高商老爲陸子門人。朱子此記，乃亟稱其政與學，謂不待

誦說言教。然則謂朱陸之教有不合者。豈非謬哉。朱子作此記。年六十六矣。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鐫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云。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願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刮磨奮勵。

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夸。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意。不反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

者矣。蓋亦推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利元吉。南城人。紹熙元年進士。鄧約禮。南城人。淳熙五年進士。二人皆陸子門人。故曰有所受學。是時陸子已卒四年。故屬筆於朱子。而朱子止欲二君推明所受之學之說。以告鄉之後進。未嘗駁其所受之學之誤。而別立論。則陸

朱晚年之論信乎其無不同也。是年朱子六十六歲。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程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閔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皮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

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至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鈎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

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于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甓備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資之。至於旁之守趙侯伯瑣。

十二邑之長陳君玃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記

慶元元年朱子年六十六其爲此記乃不專爲記誦之末而歸重於爲學之本豈非晚年定論朱子與林德久書云近覺向來所論於本原上甚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記發此意卽此記也此記所論全與陸子說合朱子之學晚年合於陸子惟此記尤爲確証彼道聽而塗說者可以息其喙矣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清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月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

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按陸子年譜云。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日。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授之。尋以此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

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朱子之題跋如此。朱與道夫言又如此。亦可謂傾倒之至矣。自此會而後。朱子與人言學。必言立志。必言辨義利。反身深察。豈虛語哉。尋以無極之辨。致啓異同。而論學則悉依陸子。以求放心爲要訣。可謂非晚同哉。今之謬附於尊朱者。視陸子如水火。悖亦甚矣。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

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烹嘗考之，竊以爲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

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慝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躒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專以躬行爲主。故得以聞一貫。則信乎行在知之先。而陸子專務踐履爲得其要矣。淳熙八年朱子年五十二。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伊川先生德性嚴重。不輕與人接。今觀其與方公父子兄弟之間。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矣。熹舊嘗得前數帖。刻之廬山白鹿洞。公之曾孫長泰主簿。又并其所藏數帖。模刻

於家間以視熹求書其後雖先生之所以書者有非熹之所
敢知然觀於應舉耕田之語可以決內外取舍之輕重察於
買犢還珠之論可以知讀書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
以自厲又書卷尾以屬方君使與其族之父兄子弟相與勉
焉紹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語趨於近裏切己時朱子年六十一也。

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

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以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
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尙勉旃哉丹陽
朱熹仲晦父書於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子澄所言悉合於陸子而朱子取
之是年年六十一矣。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同安徐君來叔取孟子語曹交之言名其堂曰歸師某官戴君尹成既記之矣來叔復以示予曰願得一言以發明之予謂孟子之言正爲不知反求諸身而專務求師於外者設耳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師者可得而求耳來叔其以予言思之庶乎其不虛爲此名也紹熙壬子十月會慶節日新安朱熹書

歸求有餘師卽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陸子所謂汝目自明汝耳自聰也發其端倪卽陸子欲令先見大意之教也紹熙壬子朱子年六十三歲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此朱子七十歲所題謂言多心雜則病乎敬乃悔支離而歸簡易合於陸子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遽巡而旋返悵

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云辭官而未獲。停膠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未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絜。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復齋之卒。謂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是兄弟之學同也。

而朱子祭子壽文。謂道合志同。既與子壽同。豈與子靜異乎。今之改考亭淵源錄者。不能因子壽之同。以証子靜。反因別子靜之異。而併去子壽。謬亦甚矣。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爲予道。餘千曹立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畱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爲師者。予

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干。踵立之
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
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
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嘆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
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
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歿。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
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
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
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
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
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
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

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嘆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趨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

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册。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

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常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豈可以無從乎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朱陸異同之說立之墓表亦其一事然皆門人之見耳兩先生未嘗異也朱子與陸子書謂立之墓表包顯道不以

爲然而陸子答書直以爲好。蓋顯道疑先期一悟等語爲譏陸子而棄百事以趨之。則陸子之教並不如是。陸子自謂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故亦喜其語也。且先期一悟等語。朱子晚歲蓋屢言之。如跋徐來叔歸師堂詩所云發其端倪。答建陽士人問學。謂須先見那物事方能時習。皆是此意。蓋陸子所謂發明本心。實本孟子。而朱子此時猶未之知耳。此表作於淳熙十年。朱子年五十四歲。是時未辯無極意亦和平。故與諸葛誠之書。謂學何由起而深怪門人之競辨者。所謂聞流言而不信也。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

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

此文作於淳熙十二年。朱子時五十六歲。謂道之傳不在於文字。卽陸子所謂我卽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的一個人也。朱子五十歲前。此等議論。必不入之文字矣。

彭子壽年

中間傳有召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爲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爲慰、然以時勢論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嗚吠狺狺、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某今夏一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卽聽許、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葭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應獨免、遂以自劾、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願地遠、未卽聞耳、閒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

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薌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憾，但後輩失此典型，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於越否，亦聞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踰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旣不自保，又深爲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以妄議山陵自効，在慶元元年，是年六十六歲，書中謂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與陸子則以學文

程文意合。陸子文云。物欲之蔽。豪據乎其中。而汲汲於明理。理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

彭子壽二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歸想一番接應。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爲致遺。得不浮沉乃幸。此子壽論韓侂胄罷歸豫章時也。少休神觀。益得玩心。語皆切己。時朱子六十六矣。

孫季和

來喻諳悉。備詳爲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

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季和以朱子提舉浙東茶鹽時從學。時朱子五十三歲。此書當更在後。與答項平甫書意同。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爲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爲也、今久欲告老及格

不敢自請而外郡不爲保奏只得一申省紙尾無可講說之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不暇顧也

云。可爲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上功夫。又如何。頗似畱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悔。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

已不遍矣。此當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是年朱子六十九歲。故自註云久欲告老。今方及格也。勉季和用自己分上功夫。而以留意詩文。爲虛度光陰。全合於陸子。

丁仲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溫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

但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朋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某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題注見臨漳語錄。是在漳守時。年六十一歲。書中謂以聖

賢之言。反求諸身。久當有見。卽陸子踐履之教。蓋天下之理。必行之而後知之也。

答黃直卿十八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續集與直卿書爲第一卷。大概皆晚年者。蓋第一篇卽云南軒之歿。第六首卽說到僞學之禁。此書第十八。其晚可知。論爲學之法。俱與陸子之言合。定本二字。陳建以爲非指所著之書。然第十五書云。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覺絜矩一章。尙未細密。然則定本二字。固指書本言。

之也。

答黃直卿六十一

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諸朋友行持，亦頗見功效否。向來學者得此一番試過，虛實遂可辨，殊非小補。王子合前日過此，觀其俯仰，亦可憐也。普之却能如此，甚不易得。禮書病起，亦怕看，却只看得少閑文字，元來世間文字，被人錯注解者，只前人做下，才隔一手，便看得別。而况此道之廣大精微也耶。諸生相從者，亦頗能有志否。近報時學小變，舉子輩往往相賀，然此豈足爲重輕耶。

以常惺爲切要。卽求放心之道，此是僞學禁嚴時，豈非晚年定論。

答黃直卿六十三

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果如所論、甚慰人意、得渠如此、所助非細、非他人比也、但渠到此、適以病倦、又以諸幼疾患、爲撓、不得甚與之欸曲、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所論鞏仲至兩句、切中其病、前日與語、正惟其如此、渠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本乍說不得也、二孫久煩教誨、固不敢以向上望之、但得其漸次貼律、做得依本分舉業秀才、不至大段狼狽獶足矣、

朱子遺鉅鈞二孫從直卿、在禁僞學時、蓋最晚年也、透最上一關、卽陸子所謂發明其本心也、

答黃直卿七十六

目疾不觀書。緣此看得道理亦漸省約。不成不讀書後便都無道理也。所論氣稟之病固然。亦大段著力。乃能去之。近日爲朋友說滕文公首章。有些意思。他日相見面論之也。目疾云云。皆最晚年之事。不欲循尊德性之旨。而別尋一道性善標目。其實只一理也。

答黃直卿七十九

示喻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也。

此心常明。隨事觀理。無不與陸子合。

答黃直卿八十七

湖南初且以私計不便未可往。今緣經界住罷遂不可往矣。已草自効之章且夕遣人若且得祠祿亦已幸矣。生計逼迫非常但義命如此只得堅忍耳。聞欲相訪千萬速來所欲言者非一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及功夫次第乃佳。徐葉至此已久終是脫去舊習未得。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不曉得也。此風永嘉爲甚學業外須令知有合用心處此初覺支離之無益而漸就切己之功也。經界住罷蓋六十二歲由漳守除荆湖運副也。

答蔡季通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工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不須起念。儘教它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干我何事。耶。易說俟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

朱子亦用愛養精神之說。而陳建以精神之語詆陸子。豈不謬哉。至謂春秋干我何事。此言亦太過。果如所云。則孔子不必作春秋。而荆公不以進講。不爲過矣。朱子生平專以讀書教人。晚年乃併春秋亦謂不必理會。所謂矯枉者必過正也。陸子在太學。却有春秋講義。

答蔡季通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不報。

卽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直卿既歸。復之又病。數日羸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筆。此事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爲千載之恨也。

求去。惟在南康與在臨漳二任內有之。然復之未嘗至南康。南康亦無不可就之事。在漳則欲行經界而卒不就。豈卽此事耶。在漳時年六十一歲。以存心處事上省察。誨季通。合於陸子之教。

答蔡季通

樂說已領。尙有未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望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納呈看畢。却告附還。其說與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畧。不成文字也。近覺讀書損耗心。

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爲有功。幸試爲之。當覺其効也。與季通論樂在禁僞學時。季通被謫。猶論琴譜。蓋最晚年也。然謂讀書不如靜坐。省察有功。正所謂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也。

答蔡季通

公濟山頭日用功夫之間。見季通未有端的應答。彼說雖偏。然吾輩之所以自治者。如此之鹵莽。幾何其不爲不如穉穉之五穀耶。兩日欲奉扣。因循不暇。亦苦疲憊。無好意思。遂不能及。今請試加省察。果以何地爲進德之基也。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朱子教人。一心只奔在書册上。日用之間。如何得力。舍本

根而尋枝葉。反以他人踐實之功爲稊稗。此陸子所謂溺於意見。難與言也。呂伯恭此書。在朱子守南康時所寄。是時朱子五十二歲。所取伯恭之言。與陸子合。

答蔡季通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効。良以爲撓。所喻朝聞夕死之意。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學。要當有要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想已了。幸早寄及。自云老人之學。自是晚年。修禮書。則最晚年也。然謂要約處。非儀禮所及。已合於近裏之功。費隱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仍舊是矣。然今中庸章句與註疏。不合何耶。

與田侍郎

子貞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更攢向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元也。

此亦黨禁時語，然語皆近裏。

答余景思

閒中益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力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朱子自謂既老而後得聞，則從前議論自爲未定。晚年定

論固當細考也。又自謂享用已不能久。則其爲最晚之年。可知。陸子嘗月夜嘔嘆。謂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不聞道。人頗不以爲然。今朱子自以爲既老而後有聞。則陸子從前所嘆。固非妄也。

答馮奇之

椅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脚。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

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致知力行，修身俟死。晚年所見甚定，合於陸子之教。修禮書最晚年事也。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婦之姪

孝述云：嘗求夫心之爲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者人之神明，竊以爲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爲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爲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復變態之神。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爲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爲。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

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著。便在不主張著。便走去。及才尋求著。又在。故學者須自爲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方得。又嘗求所以爲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爲主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己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束。

得來謹密。正是著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功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答云。理固如此。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說過。又當有以培養之。然漸次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又云。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靜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內。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

事接物、亦皆難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其言明德功夫、又不過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爲說。徹頭徹尾、許多功夫、皆欲

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爲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答云。同上。

孝述又云。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蟲。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答云。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又云。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卽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卽是夢覺。孔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

勤檢點。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遠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著。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答云。是是。但說太多了。

繼善所問四條。若出於陸子。則整菴必以爲言心而近於禪。清澗必以爲弄精魂而墮禪學矣。然朱子並許之。繼善在朱子六十歲後。始從學。豈非晚年定論。

答李孝述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其本心之體。卽得其真矣。

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

物感動之際。

如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或求之文字而怡

然有得。

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識論。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

如孟子言後其中得一兩句。或者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

悟。

如孟子言後其中得一兩句。或者

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

覺之前。但以爲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爲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爲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爲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答云。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按朱子譏陸子只要人悟。此段亦言悟也。然朱子以爲所論甚精。蓋晚年定論如此。○陸子教人先發明其本心者。蓋仁義禮智。吾心固有。非由外鑠。而本心爲利欲汨沒。一旦教以聖賢之學。反似與本心相違。故孟子就寧死不受噍噍之食。指出本心之良。而以不辨禮義受萬鍾者爲失其本心。蓋陸子全依孟子之教。故必以此爲先。使人人自識其本心。然後知仁義禮智爲天之所以與我。我固有之。而不忍自棄。否則浮慕爲學之名。勉強從事。毫無得心之樂。將苦其難而不爲。厭其迂而不屑。雖有嚴師益友。勸勉鞭策。俱無可施矣。朱子於此一段。初年未能分明。延平之教。又引而不發。故其師既沒。乃遂別爲章句訓詁之學。欲上擬孔子之刪定續修。至追悔延平行狀之作爲下筆太

重。講喜怒哀樂未發。亦以爲向見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其在南康。年踰五十矣。然與呂伯恭書。尙云大綱固未敢放倒。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蓋是時尙未能識其本心。而無有自得之樂。故爲此言。其明年聞陸子義利之論。發明敷暢。竦然動心。率同志者反身深察。奉其語爲入德之方。嗣後與學者論學。必以求放心爲要訣。而曉然於書冊語言之外。別有用心之處。迨至老年。始自歎爲聞道已晚。惜其受用不久。知其爲受用。則不以爲自苦矣。凡載在是編者。皆可考也。蓋失其本心。則以學道爲苦。識其本心。則以學道爲受用。以爲苦。則必半塗而廢。以爲受用。則雖欲罷不能。此陸子教人。所以必發明其本心。固非如禪家之頓悟。亦非如朱子所謂。

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李繼善此問、亦庶幾乎有覺、朱子稱爲甚精、固已純用陸子求放心之法矣、故因篇終而詳論之、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終

朱子晚年全論卷之八終